



葫蘆墩季刊／春訊

NO.23期
107.03.29

葫蘆墩

第一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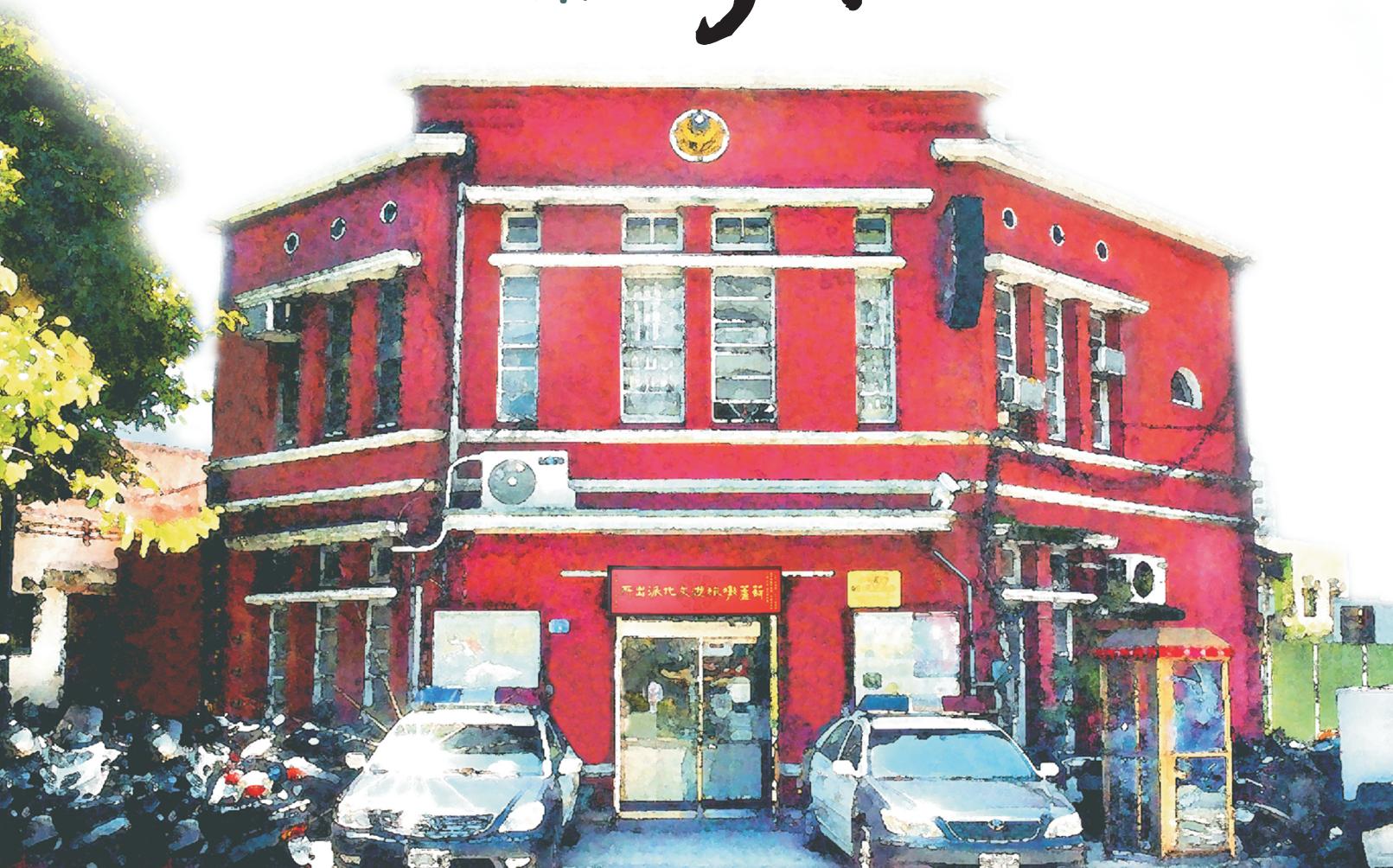
文學大賞

得獎作品集

◎ 極短篇小小說類

◎ 小品散文

◎ 現代詩





葫蘆墩文學獎 引言

◎葫蘆墩季刊總編 / 楊宏祥

繁榮葫蘆墩促進會成立七年多以來，積極致力推動的葫蘆墩圳掀蓋整治工程，第一期工程終於在去年底動工。2018這一年，我們將目睹葫蘆墩圳掀蓋整治工程的完成，為豐原區的市容帶來新氣象，也將迎接世界花卉博覽會帶動后里、豐原的觀光榮景。值此之際，我們思考到如何推動豐原乃至大葫蘆墩地區的文藝復興，以提振我們的公民人文素養，讓豐原成為大台中的文化副都心。

大葫蘆墩地區泛指日治時代豐原郡所轄治之豐原、神岡、大雅、潭子、后里等共同生活圈，自清領時期歷經日治時代迄今，雖時代更迭嬗遞，卻始終產業興盛，人文薈萃，文風鼎盛。文學如「台灣第一」私人圖書館的筱雲山莊、「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進士丘逢甲、日治末期以至戰後初期隕歿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笠詩社（廿世紀六、七十年代，與現代詩社、創世紀詩社，為當代現代詩三大重要詩社）發起人陳千武（桓夫）等先賢；美術如臺灣新美術的拓荒者廖繼春、臺灣畫壇「孤獨勇者」楊啟東、臺灣畫壇「教育家與藝術家」的典範～葉火城、工藝界尊為「台灣陶藝之父」的林葆家等先賢；音樂如被尊為“臺灣合唱之父”的呂泉生、創作戰後四大名曲之一《燒肉粽》的張邱東松等先賢，無不於當時當代成為引領台灣藝文風氣的重要祭酒。

為維繫前賢們的人文風采典範，鼓勵大葫蘆墩地區文學創作，深耕在地文學土壤，增進文學書寫風氣，進而提升葫蘆墩整體文化素養，提振我們的公民人文素養，繁榮葫蘆墩促進會特舉辦「葫蘆墩文學獎」。

去年起，繁榮葫蘆墩促進會廣邀各地與在地的作家以大葫蘆墩地區為創作背景，可以是自身經歷，也能是虛構的故事投稿參賽，共收到72份稿件。這72份稿件經主辦單位整理後，特別邀請路寒袖老師（現代詩名家、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楊宏祥老師（葫蘆墩季刊主編）、曾上昇老師（豐原國中教務主任）擔任本屆葫蘆墩文學獎評審，並於三種類別中各評選出前三名與佳作三名。

在此，我們恭喜所有的得獎者，也感謝每一位參賽者，在生活裡用心描繪葫蘆墩的故事並惠與賜稿。



右起路寒袖老師、楊宏祥老師、曾上昇老師

「騎」蹟

【第一名】

◎翰墨將軍



「為什麼我要騎在前面？風很大欸！」雨桐抱怨著。

「不然妳來後面，負責顧小孩」人傑沒好氣地說著。

雨桐默默地踩下踏板，搖晃的龍頭，讓車身跟著擺盪起來，人傑視若無睹，繞過雨桐，吆喝兒子逕往后里方向騎去。

「以前都是往前騎，為什麼今天要往後騎？」雨桐大聲喊道。

「我不想再逆著風了。」人傑隨口說。

從學生時期到結婚，造訪后豐鐵馬道已不知凡幾了，以往，雨桐總是騎在人傑的後面，人傑最愛說：「有我，就算逆著風，一樣可以騎很遠」

「豐原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這是人傑第一次邀約，雨桐提出的疑問，嚥過一次慈濟宮旁的清水排骨麵後，雨桐就愛上了，筋疲力竭似乎能化在那一口湯裡，人傑曾對雨桐說：「整個豐原就在那碗麵裡。」味蕾上的滿足卻常附著意猶未盡，這也讓兩人的鐵馬道騎不完，……

騎上車道，兒子吃力地踩著，不時發出抱怨，一開始，人傑還溫言鼓勵，但不久就怒目喝斥著，小棋被罵急了，隨口一句：「你壞壞，你都不愛我了」人傑一愣，心跟著一沉，回頭望了望雨桐，「她是不是也不愛我了？」

昨晚，人傑在雨桐的皮包裡翻找小棋的健保卡時，無意間翻出來層內的一張發票，那是市內頗具名氣的汽車旅館，日期是三月六號，那天是雨桐的生日，而雨桐說要與同事聚餐。

作者簡介：

我是彰化人，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業，目前任教於臺中市光榮國中，研究所時開始寫作，喜歡用文字排列組合出生活中的各種情事，偶爾，排列得宜，就能幸運地敲響獎鐘。

得獎感言：

家在北屯，離豐原很近，排骨麵、鹹蛋糕、鐵馬道...都已是生活的一部分，這次能將這些習以為常的事物，用文字組織出獲得青睞的感動，實在頗感意外，謝謝評審的肯定，自己也會加倍珍惜這份肯定，往後，會更努力來關懷自己生長的土地，期許能從其間獲得更多素材，再寫出動人的文章。



姚柏丞

雨桐從後跟上，一把將小棋拉到懷裡，

「你今天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沒問題，有問題的是妳。」

「我？我有什麼問題？」

「妳自己心知肚明。」

陽光熱情的閃映出過往點滴，人傑逕自騎著車，頭也不回上了花樑鋼橋，告終的山線鐵道，成了自行車綠廊，「結束難道是另一個開始嗎？」人傑嘀咕著。車子穿過九號隧道，髮夾彎，人傑不想停歇，離開自行車道，騎上毘盧禪寺。

寺院的清幽讓他心緒平緩不少，佇足在山門前的陡坡時，不禁莞爾。那次，兩人背包忘在馬場，上來禪寺時，卻下起大雨，倉促間，雨桐把鹹蛋糕掉在地上，人傑煞車不及，車輪跟著輾過去，那可是老雪花齋的，兩人克難地在禪寺簷廊下分食，滋味卻異常甘美。

雨桐的包包忘在人傑的車籃裡，人傑翻出那張發票，嘆了口氣，走進禪寺，將它合掌在手裡，對著釋尊拜了拜，梵音讓他失神了一會，突然，人傑發現發票背面的領獎欄位竟寫著字，再仔細一瞧，是雨桐爸爸的資料，人傑抬頭看了看釋尊，不自覺笑了起來，他將發票放回，把車掉頭，雖然逆著風，笑聲還是迴盪到了雨桐的身旁。

回程，雨桐一派輕鬆。

吃排骨麵時，人傑從口袋裡拿出一塊扁扁的鹹蛋糕，雨桐莞爾，咧開嘴說：「這才是鐵馬道的終點。」

阿坤回家了

【第二名】

◎黃文俊

阿坤回家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哲緯早習慣了沒有情緒。他知道，老人養護中心指的回家有兩種意義。一是恢復自理，痊癒。能自己行走，自己吃飯，離開是遲早。二是停止老化，狀態不會再壞。時間永遠停止。

阿坤回家的事，沒有人提前發現。有一種說法，阿坤嗆到了，因為灌食的時候，照服員不在旁邊。又有另一種說法是早上的洗澡水太冷，阿坤凍的扛不住了，回家了。哲緯只知道，發現的同時，大眾都不在阿坤身邊。

誰也沒攔下阿坤。

一陣折騰後，歐主任還是找了哲緯陪阿坤上救護車前往省豐，也就是豐原醫院。

哲緯再熟悉不過這條路。每天他至少得來回兩趟，有時陪診，有時代拿藥，做所有老人家不方便的事，其實所有的長照機構都一樣，人力永遠不足，哲緯自己做為替代役男總得充當好幾個人。他的身份既是照服員，又是社工，更是文書行政。

哲緯記得，阿坤家境不太好，家人很少過來，阿坤的妻子也在病榻，在家裡是讓他兒子媳婦照顧。他記憶也不好。好幾次都把哲緯認成他人，對著他喊：「阮欲轉去厝。」誤認太過頻繁，有一回哲緯遠遠聽到他在病床上喊名字，趕到的時候，阿坤已翻身落床，抽痰管散落一地。

但此時的阿坤，不再有任何動作了。

從省豐回來後，哲緯一邊揉著阿坤僵硬的四肢

，他想，阿坤應該不會再失憶了吧，那些痛苦或是快樂的記憶，都隨著他即將回家被整齊地收斂，無論怎麼搓揉，阿坤的四肢也終將開始僵硬。和五樓的住民一樣，大多數的老人，四肢都難以轉動的，長期的臥床造成硬化僵化，但阿坤不同，他的肢體一直都有讓哲緯感到燙手而柔韌。

長期病史讓阿坤日益羸弱。剛開始還看不太出來，但隔一個月便極其明顯，就像是每天在水盆裡頭注下一兩滴水，長久下來，也還是會溢出。

阿坤已經不用再依賴鼻胃管了，回來老人養護中心的時候，中心的家醫科江醫師如此說著。他一邊檢視著阿坤的大體，一邊開著死診，哲緯看著江醫師的手稿，上面寫著四個字。

——心臟停搏。

嗯，也許回家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吧。

陸陸續續，佛堂聚滿了人，哲緯站在最後一列，遠遠看著。

他依序通知每一層樓，告知他們，阿坤要回家了，逕自下一樓等候，他媳婦神色安靜，依序和每一個人道謝，哲緯看著歐主任連忙回應。這應該的。我們也是做功德和福氣。太太您客氣了。他看不出歐主任的情緒。而他對上阿坤媳婦眼神，卻莫名其妙地感覺她好像鬆了一口氣。

他明白，這也許也是一種解脫。

哲緯看著阿坤被黑色的廂型車送走，引擎發動的那一刻，心裡沉甸甸的。

哲緯知道，這一次，阿坤真的回家了。

作者簡介：

臺中人，一九八九年生，詩、小說、散文皆有創作。

很希望能擁有芭哈絲所期待的那種完全的，書寫的自由。

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賦予城市地景意義的，是每一個在這裏創造記憶的人。

人的生命與情感，也因這些無機物而得到延展。

感謝葫蘆墩，讓過去的人得以留存，讓有些事情得以被記住。



黃文俊

逃亡者

【第三名】

◎小殘

偏僻陰暗的簡陋屋子裡，青年就著微弱的燭光敲打電報機，面露疲態。

當年以優異成績從師範學校畢業時，他並沒有想過，被譽為最適合用來演奏鋼琴的修長手指，現在會是這樣使用。

也罷，撫慰人心的音樂，在現在的專制政府下，對受苦人民的意義不大。

無論識字也好，不識字也罷，見識有限的人們屈服於現實只求過平凡日子，是一種選擇。而如他這樣看透政治經濟及政府黑暗面的知識份子，試圖透過反抗來改變現況，是另一種選擇。

「怎麼了，幹嘛露出這種表情？」拍了拍青年肩膀說話的，是他來這藏身處後才認識的同志。

「沒有，我在想我們躲在這兒會不會給村民添麻煩。」

「添什麼麻煩，我們是在幫人民爭取權益，這點犧牲是應該的，還得讓他們加入組織才行。」

青年輕輕搖頭，然後站起來走向窗邊。他心裡很清楚，雖然對方說的理所當然，但會對人民血腥鎮壓的政府，極有可能為了對付他們少數人而採取圍捕甚至滅村的激烈手段。

窗外往屋子這邊窺探的孩子，與他視線對上後，像是作壞事被發現一般，眨眨眼，一溜煙的跑走了。

多麼純真的表情與反應啊！那一瞬間青年有提筆將這孩子寫入故事的衝動。

作者簡介：

小殘，舊臺南市人，國立大學理工研究所畢業。畢業前夕遭逢車禍身受重傷，北上謀生身體狀況無法負荷的情況下，養病期間重拾1996年開始但曾因學業中斷的同人小說創作。歷年作品收錄於殘之居部落格，並經營殘の徵文青日誌、殘の娛樂誌、殘の香港娛樂誌等粉絲團，希望結合文學與娛樂、臺灣與香港，推廣真正的臺灣歷史。

得獎感言：

一開始是基於對漫畫人物的喜好而投入同人小說創作，而公視的《一把青》及《燦爛時光》讓我開始了臺灣歷史的同人創作，投入精神自學臺灣史。淹沒在歷史洪流的呂赫若資料早就不知道看過多少次，一直希望藉由創作讓他被更多人看見，此次獲獎，無言感激。

P.S.近半年自學粵語，期許臺灣的母語創作可向香港的藝術成就看齊。



江玟霓

這些年來的努力創作，甚至赴日學習及演出，除了為他博得文名和美名，似乎沒有改變什麼。無論是書寫殖民下的女性悲哀，唱頌讓女學生迷戀的歌曲，獲得矚目及掌聲後，一轉身，他深愛的故鄉還是充斥著讓他心痛的不公不義。

因此他加入組織、主編刊物，甚至開設印刷廠，圖的就是將理念傳播給更多人知道，現在政府的作為是不對的，是必須反抗的。

然後，他成了逃亡者。文藝界公認的才子，當時就從教音樂的學生家裡狼狽的翻窗逃走，逃避追捕...。

「喝一點吧，你精神太緊繃了，這樣無法長期作戰的。」同志的詢問打斷了青年的思緒。

青年回頭，對方遞過不知從哪兒弄來的酒。他遲疑了一下，接過杯子一飲而盡。

他的確為躲在這兒無法繼續創作而焦慮，但這說不出口的理由被誤解為精神緊繃，也無妨。他還有好多好多故事想寫，無論如何必須堅持下去才行，家裡的那些手稿有被好好收著吧？

然後，沒有然後了...。

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從此不知所蹤。掛念的手稿被懼怕威權的家人埋葬銷毀，才子的名字被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遺忘了很久，很久...。

後記：發生於1952年12月29日的鹿窟基地案，是臺灣最大規模的白色恐怖事件，無辜被牽連者眾，而逃亡到此地活動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屍體一直未被找到...。

包月光的人

【第一名】

◎梁評貴

夜晚從白日裡緩緩滲過來，下班時刻，人聲車聲歷經嘈雜，流了一陣，又緩緩趨於靜定平和，直到與夜的顏色同步，一切還歸於靜中。室友們早已回去，你一人坐在宿舍裡，等待白日被溶解成一片黑，原來這才是橙黃紅橘的夕陽，融化後的顏色。街邊路燈被點亮，窗外望過去，長長的道路延伸，勉強看到盡頭，鄉間的田野路線無盡綿延，而發著光的燈心，此時看過去，都似一條拉直的珍珠項鍊，那樣在黑夜裡生輝。彼時正逢中秋，剛上大學的你，第一次體會到課本裡說的，所謂的鄉愁，而你正年輕，一切的經歷正像打開五色的糖果罐子，從中挑選出第一粒糖，那滋味混合著未知，有點酸，有點甜。

考上這所位於鄉間的大學，刻意選擇不在節慶時回家，一來是為了避開人潮，二來，則是賭氣自己，沒有去到夢想中的大都市就讀，遂在這中秋時節，你故意留下自己，在這空無一人的宿舍，把雙眼抬向外邊，模擬他人的情緒，想像自己就是那些不得已離鄉背井的人們。遠遠看，路燈鋪陳了道路，更上方處，空中一輪月，則是巨大版的燈盤，而路燈在對映之下，則都像是月光的種子，長成一棵鄉愁如樹，枝葉繁茂盛開。你坐在位置上，看窗外，彷彿有一雙巨手把燈光揉進黑夜，隱隱約約，你覺得那雙手，就是父親。

父親是將月光包起來的人。

鄉野間的霧氣，隱隱然飄起，一陣淡白，似父親推揉麵糰，揚起的細白粉粒，你遠遠看過去，一

陣霧，霧裡有位在豐原的餅店。都說豐原的中正路，是揉出來的，用糖粉與麵糰，奶粉與麥芽糖，一步步推，揉，烘烤，糕餅一條街，甜與軟的記憶，鋪陳開一條路。路上，一間間糕餅店林立，似小時候童話書裡的糖果屋，建築是甜的，路是軟的，連隨手撕下的日曆，都是鮮軟可食的麵粉。而你何其有幸，正是其中一間的小主人，沒有巫婆的恫嚇，只有香軟口饞的餅食，伴你成長為現在的自己，先天的骨與血，一半是麵粉，另一半，則是糖，香與甜，一半半，混合成你現在的比例。

彼時，一間店，由父親製作糕餅，母親負責店面管帳，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女主外，男主內，內與外，構成一個你，有了這些，到哪裡都是家。父親從祖父輩承接了手藝，手法極為傳統，在這長長的一條街上，店家們彼此競爭，只為作出最好的餅，原物配料，更是秘而不宣。舊的時代，人情規矩，婚禮喜慶宴會，薄薄的錢，買來厚厚的餅，缺不得禮，哪家哪戶結了婚，誰家姑娘去了外地落腳，誰家小孩彌月，彷彿整座城鎮的喜事都聚在這裡，店裡來的都是，需要被祝福的人。

那時家中賣最好的，是喜事用的龍餅，也就是現在說的芝麻餅。通常由父親在廚房備料，工法簡單，那時還沒有像現在可以大量製作的器具，一張桌子，一雙手，就能把日子的顆顆粒粒，揉成紮實甜口的餅。印象中，父親袖子總是挽起，露出的手指手臂上，亂佈著麵粉的白痕，那是生存的證明，也是你倆一起合作的證據。你有時會跑進廚房，看父親製作油皮，以中筋麵粉、豬油、糖粉，澆上水，

在桌面上揉拌，純以十指巧換，白白的粉，也能變出純黃的皮，像一場幻變的魔術，製好皮，如人有了臉面膚色，像要捏一個人出來，父親說，這裡每一塊餅，都像是他的孩子。那時你不懂，頻發問，「那我呢？那我呢？我也是這樣揉出來的嗎？」常惹得父親一陣笑，拿起芝麻餅的油皮，說：「是阿，你看，你像不像咱人的膚色，就是這樣揉出來的阿。」那使得你的幼年時期，有一陣子，都以為人是這樣造出來的。

女媧摶土造人，而父親，則用雙手，摶出一家大小的生計。

製作好油皮後，父親會接續製作內餡，你在一旁觀看，父親說一塊餅，唯有裡外兼合，才有厚實的質。龍餅的內餡，通常是混合冬瓜條、麥芽糖、葡萄乾、花生粉、椰子粉、奶油、肥肉等，那股熟成的香氣攬在一起，原本看似不相容的事物，都被父親的一雙巧手調和，妥妥貼貼，各安其位，鹹的甜的，與糖油相拌，遂融合成一片海，看不出每滴水的彼此差異，只嗅出鹹，而這餡料，則是只喚起一股餓，吃的慾望。

父親將餡料割成多份，搓成圓球，再包入油皮中，收口向下，滾圓壓扁。最神奇的部分是，父親拿出擀麵棍，竟將一球圓圓厚實的料，擀成約15公分的扁圓，原來不只餡料調和，連大小，也可以輕易置換。沾上芝麻後，放入烤盤，反覆烘烤翻面，托出來，一塊塊龍餅才算成形。

你曾問父親，為什麼芝麻餅是鹹甜混合？父親總說，有鹹有甜，有喜有笑聲，這才是生活，新人結婚新生活，迎來的，不就是這樣鹹甜混合的比例，有的掐得剛剛好，而有人則是太甜太鹹，失了分寸，味道就差了。後來，新的製餅機器引入，新潮的禮盒喜餅，漸漸取代了傳統，連家裡開餅店的你，也迷上那些新潮的餅。

父親說，以後你若嫁娶，一定要用咱家的餅。

你拒絕，說太老氣。說到此，父親總悻悻然說：「新的餅有啥物好？盒子作那麼美，裡面餅薄薄，不像咱老餅，厚厚一塊，外表單純，內底攏是好料！」久了以後，對於日後餅的挑選，莫名成了你們的禁忌話題。你後來想想，似乎也是，一如社會人情，新的包裝美，料薄情薄，舊的餅厚，樸實無華，內中飽滿，那是老一輩人，祝福新人的方式。

而現在的你，來到外地，初初品嘗鄉愁，人生第一次，到了外地，有了鹹的味覺湧出，在眼裡鼻腔裡，散漫著一種愁。看著延伸至遠方的路燈，窗外傳來一陣陣烤肉的氣味，喚起飢餓。你想到父親在出發時，放在你背包裡的餅，你移動位置，將它拿出，想父親擔心你，在你出發前殷切的交代：「要注意安全。」、「晚上不要亂跑。」、「肚子餓了要吃。」，言語裡，沒有華麗的裝，沒有炫目的質，只有鹹甜混合，裹上滿滿芝麻的樸實，那才是最真切，紮紮實實的情感。你將餅取出，若說中秋的月光，是不能團聚者的鄉愁，那父親，就是將月光包進去的人。你一口口吃下，散在嘴裡的芝麻粒，一顆顆，都是與家人相處的，每一個日子。



作者簡介：

梁評貴，1988年出生，現就讀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著有碩士論文《王安石夢詩研究》，目前博士論文聚焦於宋代邊塞詩，多投身於學術、寫作之中，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現致力開發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共性，以開拓語文創作的新可能。

得獎感言：

很謝謝葫蘆墩文學獎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得到散文首獎的殊榮，發揚地方特色，聚焦傳統產業，一直是我書寫的重點，希望能透過這次得獎，將在地的故事融入人性、人情，使舊有的理論與記憶得以被活化、被利用，被銘記，再次感謝辛苦的主辦單位，沒有你們，作品就沒有發表的機會。



搖籃曲



【第二名】

◎蔚宇衡

「嬰仔嬰嬰惜……」

孩子，我想你第一天上學應該沒有遲到。我理應已經教會你，怎麼從家裡到達學校。你會穿上我為你準備的全新制服，揹上我買的全新書包，放入全新的筆袋、水壺和筆記本。筆袋裡的鉛筆一枝枝都是我親手削成松樹林那般的樹尖樣，我或許會感到相當得意，我小時候總把鉛筆削得不好。你望著那些鉛筆也許笑得都像是我當年的笑容。我想拍拍你的頭，我也想對你說：出了大門，外面的世界就是我們的故鄉，這裡以前被喚作是泰耶爾墩，指的是松柏林的意思，那是平埔族話。

你應該會回頭對我揮揮手，我也會對你揮揮手。我就站在門內，你在門外，我會看你自己嘗試穿好新鞋，一臉開心迫不及待要獨自離開我在九二一那年回返的住家。孩子，我本來居住在地球的另一邊，那裡有我的父親，有我的長兄，我們一起在外國工作，直到我母親和我們斷了聯絡。

我回家以後，豐原因為地震而有些不一樣。後來，也就沒有什麼不一樣，我習慣了，如同你往前就要踏出的道路，那些柏油路是大地震後新規劃的馬路，我們的家也經歷過整修時期……你什麼都不知道，你以為一切原本就是那樣。豐原以前究竟是什麼模樣？我想，我會一點一滴告訴你，然後你老是邊聽邊咯咯笑著。我不知道年幼的你是否聽懂，只能想像你應該瞭解。終究還是害怕你什麼都記不住，如你上學的路途。我只好偷偷跟著你，悄無聲息經過你上學走過的那些馬路，那裡原本是大甲溪沖積扇的一部分，更早是溪水、沙洲和山丘，還有

更古老的地形。而我出生的這個世界，也是我成長、工作並且生活的這個世界，這樣的世界距離土壤開始生成的地球第四紀地質已經非常遙遠，全是幾萬年前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卻還雕琢在我們出門就能看見的山丘。我會指給你看，我想我都會告訴你，那山丘綠色的植被穿梭在礫石層的沙土間，有時綠得像是日光看呆之後撒落的咖啡渣，也有幾分像是山神伯伯長滿深色的鬍子和長髮帶著點巧克力色和陰天下的灰黑，雲的影子時常作畫豐原丘陵成一幅水墨，墨色凝重在山頭，淺薄在變化無常的溪水間。孩子，我聽人家說過，豐原丘陵原本都是山頂圓滑的模樣。我想像著，那樣的丘陵應該有多麼相似於外國的巧克力山，我沒看過那樣的豐原丘陵，也沒經歷過豐原丘陵宛如石灰岩地形的石山般，一座座高聳在田野間。我居住的豐原大致平緩，靠山的道路有些微起起伏伏，溪水老是依傍著山丘直尋起從陸地到達海洋的航線。

我認為自己應該要守在門內，然後閉上眼，相信你一定會找出自己的道路。因為你就是我的航線，以你的視野，你會帶著我重新認識我所居住的故鄉。你還會告訴我，你在十字路口遲疑了。我曾經也猶豫不決，在那些往昔熟悉又陌生開展成大路的區域。你更會呱啦呱啦對我說起，你在疑惑中先把目光投向陌生的岔路，只因為你好奇，那些地方究竟會通往哪裡。我則會回應你說，那裡是往山上的道路。你或許會無從明白，什麼是山。當我開車載你起起伏伏在鄰近地區間移動，我和你都身在丘陵的邊緣，那些高起的山層則像是土堆。你應該玩過沙坑，你把沙子堆成一個三角錐狀後，轉頭也許就

對我說：這是山。

孩子，你最終還是走上，我教你走的道路，那路途的盡頭就會是你就讀的學校。你一邊唱歌一邊在人行道抬頭往四處望，路旁幾年前種下的櫻花還是綠葉蓬勃的模樣。你數一數樹葉，你竟然看見花苞，你試著要記住你發現的風景。我猜你會等不及，想回家馬上告訴我一切。但你還是耐住了性子，等你記錄好行道樹的景致，你哼起歌又繼續往前走，你開始追

上圍牆邊的珠頸
斑鳩和八哥鳥，
就那麼一邊跳一
邊跑，偶爾停下
腳步看路邊的流

浪犬，什麼掠過你的心頭，你或許會想轉頭看一看我～如果我跟著你，我或許會想跟你說：孩子，我們已經不需要再流浪。

那一年，我回家的時候，家裡面什麼都沒有，後來我留下了，我的父親也回來，我的長兄也回到家鄉，我的母親終於笑了，忘記大地震的哀愁……子，我們的最初都彷彿是從遙遠地方瞬間來到這個世界的一陣風，把我和你的笑容慢慢都颳成一片花香漫天。我也許還曾經是那大甲溪的一股冷流，是豐原丘陵裡的一粒沙子，是曾經浮出海面又陷落那土地的一微塵，是歷經堆積的頭料山層裡的種子，我是幾千年前的遺址，我是轉變成化石的獸骨，是被遺棄的陶片和貝塚……我可能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當葫蘆墩裡的平埔族天神降臨在世界的那一刻，葫蘆墩是否有日光從薄霧中甦醒，有溪水漲滿從山區潺潺流入市區？那些散佈在山區和市區裡的溪水要經過多少條支流和廢棄河道，然後進城又出城，才得以流出大海。那些水流入海時，是什麼景象。又一個聚落，靠著水，就跟我小時候記憶裡的家鄉一模一樣。



我們是否都會失去什麼，然後長大，不再是嬰

仔。

我無法多想，只想和你到時坐火車去旅行，我們有說有笑離開豐原車站。那始於一九〇五年的車站原本只有一層樓高，後來變身水泥鋼筋車站，然後你會看見高架鐵路後的新車站。我們會從新車站，踏過不再有噴水池的站前土地，穿越起日本時代市區改正計畫之後的街道，我們一起經過書店和餐廳，走沒多久就會看見媽祖廟。你問我最喜歡吃的東西是什麼，我只記得我和你母親第一次約會，就在廟東夜市等待上山看流星雨的時刻。無論是早市還是夜市有越來越多的小吃攤，附近的街道也始終都保持著人車擁擠的熱鬧景象。那樣的風景由很久以前持續到二十世紀初的市區改正計畫。計畫中，小巷弄和街區統整成兩線道以上的馬路，許多清代建築物被拆除，留下的往往是廟宇。人又重新回到被規劃過的市區，市場裡又恢復成交通壅塞的模樣，人流推推擠擠穿梭在攤位間，那些父親和母親牽著他們的孩子，又說又笑又罵又疼，直穿越市場。

這就是豐原的模樣。孩子，我跟你說：豐原座是豐原第一家戲院，是日本時代的熱門娛樂場所，演過新劇、魔術表演和傳統戲劇，就像是如今的舞台劇，卻更像是在舞台上直接真人演出電影。原本豐原還會有第二間日本時代的娛樂場所，那座始終沒蓋成的豐舞台，或許早預言豐原座的命運。豐原座沒經營幾年，就在市區改正計畫後，遭到拆除。後來，後來…… 豐原的府前路就是豐原的電影街，那裡有豐原、富春、華津、金豐、大華和光華戲院，那些是真正的電影院，播映瓊瑤電影也播過更多洋片，那些電影院是我的童年，也是你祖母的青春。可惜，時間是會溜走的，那些電影院的老闆也走了，那些電影院便慢慢跟著走了，大華戲院都變成如今的生活用品百貨商店。



只剩下我的回憶和我還在這裡，就在我和你的

故鄉豐原，這裡有葫蘆形狀的土堆，有臺中地區首座城隍廟，有我一定會牽你走過的老樹、伯公廟和水圳，我也會同你講起，那些金黃稻穗下的滄海桑田～那時，我尚未誕生。後來，我還是出現。在我出生以後的故鄉，田地景觀還是多於馬路，我一個人騎著兒童腳踏車，常常都被稻田彷彿阻隔在某個世界。你的祖父母才知道要如何走入那些相連接的道路。我則一個人騎著兒童腳踏車望著道路的終點，那裡有水田，有灌溉水渠，有排水溝，四處都是樹林和竹林，鳥成群飛上又飛下，我只好騎著兒童腳踏車回家。

孩子，你上學的路線和我上學的路線早就已經不一樣，我應該還是有把握，領著未來的你，走捷徑到學校。你會漸漸熟悉你的學校、你的上學路線和你的豐原，然後你會跟我討論你的制服，你是否喜歡你的新書包，你喜歡筆袋還是鉛筆盒，你想自己削鉛筆嗎？我早就已經練好削鉛筆的技能，然而孩子，你在哪？你是否還睡在平埔族到達葫蘆墩的那個世界。我想著你應該還是會出現，如同我已經出現。當醫生告訴我，你不可能出現的以後每一天，我還是會想著你長大後的豐原，究竟會是什麼樣的豐原。

「嬰仔嬰嫋……」



作者簡介：

蔚宇衡，另筆名跳舞鯨魚。喜歡祖母的花園，成就《她身花園》。愛聽老街人瑞講古，寫了《幻獸症的屋子》。將海邊山邊鬼故事，載成《闔覲者的回返：古族對話錄》。喜歡冒險，回憶為《恐怖闔關遊戲》。懷念在老學校玩捉迷藏的時光，記錄下《風雨中的茄苳樹》。在古老市集，完成《魔市少年》。跟著媽祖遶境，寫成《魔樹少年》。

得獎感言：

聽著錄音帶播送而出的兒歌音樂，童年的回憶都像是搖籃曲，仍然譜過每一天，每一條經過的道路，遇見的每一個人，和聽過的每一則故事。以此文贈送友人，願事事終能美好。感謝此文能受到青睞，謝謝在豐原遇過的人事物，更感謝大自然以巧手雕琢美麗的葫蘆墩。

陳倚芬

毘盧雜感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餘鐘磬音。」

午後，漫步在毘盧禪寺旁的樟樹蔭道上，口裡不自覺吟哦起這熟悉的詩句。位於后里馬場附近的毘盧禪寺，坐落在八仙山支脈的太平山山麓，曾在一次讀詩班的課程裡，獲老師大力地推薦，那時，老師正解析常建這首〈題破山寺後禪院〉，當來到「萬籟此俱寂，惟餘鐘磬音」時卻詞窮了，在老師的停頓裡，流露出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境界，儘管當下老師對禪寺只是粗略的介紹，但字裡行間透露出的美已深植我心，然而，隨著課程結束，自己卻始終與其緣慳，直到半年後，某次出遊……。

那次的造訪是很難得的，爺爺在老爸的半哄半騙下，才答應要外出走走，而毘盧禪寺是爺爺唯一首肯的地點。

爺爺晚年因為中風，右半邊身體幾乎完全喪失行動能力，起居相當不便，那時，我雖與爺爺同住在老家的三合院，但傳統尊卑的隔閡，對爺爺始終有些距離感，即使日日都會見著他，也會喊著他，可是很難將彼此喊近，只知道那聲爺爺是每天見面的例行功課，也是自己見著他時唯一的不加思索。爺爺中風後，我常覺得他有很多話想對孫子們說，但每每抽搐雙頰使盡吃奶的力氣也吐不出一個完整的字，而掛在嘴角的口水，只是徒落更多無奈，我們無法像奶奶一樣，能跳躍式地解讀爺爺的唇語，常常是愣愣地看著，心裡不停企盼著他那示意可以離開的揮手，日積月累下，蜻蜓點水的接觸也就更制式，再加上大人們不時的耳提面命，強調對爺爺態度要「敬」，嬉鬧要「遠」，總是用

【第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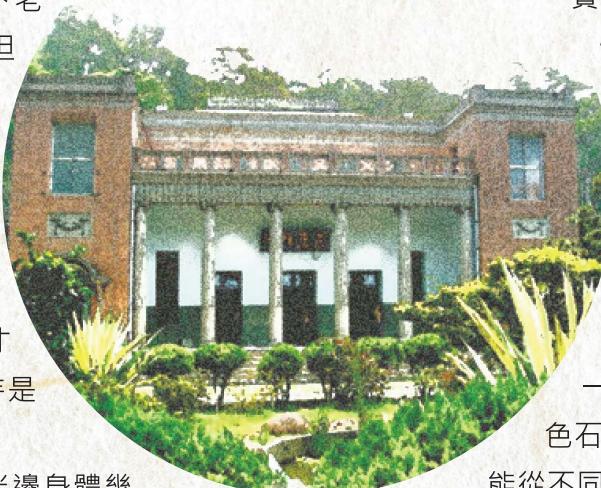
◎翰墨將軍

著「不能打擾爺爺」，「對爺爺要恭敬，不可以隨便或開玩笑」，「要讓爺爺多休息，病才會好」……等諄諄話語，使我們的喜怒哀樂不敢流連，不敢越界，久而久之，望著那佝僂的身影，心也不起忐忑，甚至經過時，還會忘掉那門後尚存的一息，腦袋裡對爺爺，只剩每天見面時的千篇一律一大聲喊爺爺。

當車子緩緩靠近禪寺，馬場所散發出的異味充斥著不悅的冷漠，興致瞬間被稀釋，但站在山門前，滿地落葉鋪排出的迎賓大道，卻昭示出禪寺濃濃的熱情。跨入園內之時，官能好像也跟著跨越到不同層次，撲鼻的不適瞬間就被阻卻。

巴洛克式的大雄寶殿褪去老舊的刻板，展現出新穎又不失高雅的氣勢，比起傳統佛寺懾人的肅穆，這樣的第一次印象顯得親切許多，西式白色石柱格外引人注目，柱頂的雕飾能從不同視角看出東西協調的柔和，門上匾額是民初軍閥吳佩孚的題字，初對這歷史調味的出現，不覺感到錯愕，但似乎也是因此錯愕而保有與塵世接合的軌跡在，凸顯禪寺確是存在人間。我憶起讀詩班老師的感懷，將常建的詩寫給爺爺看，爺爺吃力地唸出聲來，一字一句間雜在他不自覺的笑容裡，當下只覺得那也是另一種人間美。

庭園綠意盎然，植栽在梵音的薰習下，也嚮慕著佛法，隨著「南無阿彌陀佛」規律地擺動，寺後荷院，綠波蕩漾，蓮葉田田，魚戲其間，與訪客同步優游著，停佇一旁些許，似乎就能領略莊周的知魚之樂，進而超越物我的隔閡，山光的悅，潭影的空，在我拉雜的解釋下，顯得多此一舉，但已無礙爺爺對這超然意境的感動。禪寺內的大雄寶殿供奉



著釋迦牟尼佛，莊嚴的梵音由寺裡輕輕流淌而出，身體動作反射性地虔誠起來，我雙手合十，訝異著自己滿腦竟都是爺爺的身影，那「敬而遠之」大概已跟異味一樣，在山門口就被阻卻了，頓時只想在這荒山野嶺裡，祝禱出讓爺爺消弭苦痛的法門，但爺爺一直望著釋迦牟尼佛，似乎在等待一條通往淨土的大道，或者說想像自己已走在路上。

寺旁的山徑，蜿蜒盤據而上，張舞著古意勾魂，我與老爸扶著爺爺，緩步前進，步伐跌宕在山野亭林，禪寺左側屹立著七星山，與月眉山成為後里的屏障，老爸指著遠方山脈，一一向大夥介紹，即便只是遠眺山景，也能有神遊其間的歡暢，蜿蜒的小徑有時成為主道的插曲，很自然的「曲徑通幽」就在心裡解讀起來，腦袋會隨著四周的景緻，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置作業先預設在心裡，然後再享受著每一山窮水覆所帶來的驚奇，爺爺走累了，就閉目休憩一下，儘管他沒有出聲，但舒適宜人的愉悅已歷歷在其面容，道上沒有特殊的休息處所，興之所至，處處皆可箕踞而坐。

夕陽餘暉之際，伴隨附近人家升起的裊裊炊煙，在山色暮雲的點綴下，瞬間會讓人有種想喊出「美」的衝動，霎時，我似乎也能明白老師語塞的原因，當下只願意靜靜的呆立著，享受常建詩裡那種萬籟俱寂，惟餘鐘磬的感動，那天下山之後，經此洗禮，大夥心裡別有種滿足感，對這桃花源，我們不用像武陵人處處誌之，爺爺即便懵懂著我所解析的常建詩意，但那滿意的微笑，似乎早就在心靈上鋪排出熟悉的地圖了。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爺爺離去當天，梵語聲從毘盧禪寺走下山，成了日暮時，庭院裡唯一的聲響，細微音量迴盪在院裡，卻顯得異常洪鐘，好像是怕爺爺走錯通往淨土的大道。

「爺爺走得很安詳」

大人們嘴上總是這樣說，且一定會這麼說，因為這也是一句大人們的諄諄之語，即便在爺爺離世後，仍規範著我們。

「財產分得不公平啦」，

「為了子孫的將來，老早就該把土地整理整理」，「個性很固執，別人的話都聽不進去」……。

大人們不時會坐在靈堂前，聊著他們對爺爺的記憶，然而，時日一久，圍繞在爺爺身上的濃度漸漸淡了，話題不再單一，笑聲也不再畏縮，早中晚都會出現的身影也不再固定，只有那伴隨爺爺十多年的錄音機，始終維持著有情有義的頻率，一個多月後，出殯當天，大夥的眼淚又聚集起來，從家裡一直接力到亂葬崗，棺木入土的那一刻，風水師告訴我們，子孫要雙手合十，口裡頌禱，對死者展現出最誠摯的敬意，我重覆起在毘盧禪寺的梵音節奏，儘管爺爺已離開，但我仍像面對釋迦牟尼佛時一樣，祈求能讓爺爺不再有任何苦痛，當棺木被土覆蓋完畢，我知道，對爺爺的感覺又只能回到「敬而遠之」了。

喪事結束後，大人們將爺爺的手尾錢分給子孫們，並告訴我們這是爺爺留給大家的最後福蔭，要我們好好保存起來，我將兩張紙鈔緊握在手裡，這也是能抓住爺爺感覺的最後依憑。往後，我不時就會拿出來看一看，每每聞起來，紙鈔上似乎仍保有爺爺當時的味道，除讓那「敬而遠之」能被手尾錢阻絕一些外，也讓我對爺爺的回憶，不再僅有呼喚聲的填補而已。

多年後，我不時會再來到毘盧禪寺，手裡握著爺爺的手尾錢，想重溫那次出遊的感覺，每每在梵語聲的薰習中，會覺得爺爺所前往的淨土應該就如同這座禪寺一樣，畢竟，這是我印象中他笑容的唯一所在，也是讓我對他不起「敬而遠之」的地方，我默唸著常建的詩，一字一句，只希望他的笑也能在淨土裡延續著！



得獎感言：

就讀研究所時遇到一位很不錯的老師，老師曾在課堂上大力推薦毘盧禪寺，自己在造訪後，頗能感同老師的心境，故以此為題。儘管內容時空與現實多有錯置，但主軸還是有圍繞對爺爺的思念之情，沒有背離為文的初衷，也感謝評審的青睞，讓這份思念多了另一種層次的肯定。



現代詩

【第一名】
【地母：后里】 ◎小羊

穿過樟木疏林
穿過草萊、野澤與月光
彼時，巴澤海的水岸
還沒有大安，時而多情的
氾濫～那萬物吸吮的豐源乳汁.....
讓口渴的水鹿在此奔躍、繁衍
以岸然的肩頸去承接箭鏃與歷史
而被火車向南北一再拉扯的
鄉愁啊！已在舊山線
泰安

穿過鋼骨的鐵橋
穿過葡萄藤蜿蜒向晨光的嫩苗
單車載著千頃香風
穿過九降風溺愛的新柿
穿過牛稠坑溪豐厚的胸崁
這溫熱芳香的地母飽滿的乳房
闊垂著百合、海芋、火鶴、水梨、甜桃與
椪柑.....；而風光過的甘蔗
以甜抬頭仰望～金香與黑后
親吻的樂音
唐菖蒲劍挺的花香

是的 我堅定
安於當一株大安溪畔的水草
在卵卵的石縫中 延頸過岸
看花花果果 在這裡安居
嗷嗷張口 向寬闊無私的
后土 索討豐繁



作者簡介：
紀明宗，筆名小羊，
文學桌遊設計講師，
作文指導老師。
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吳濁流文學獎；
著有詩集《橘子海岸》、《天堂的一半》.....等。

得獎感言：
島嶼飄流～～
中年之後，終於
把家定根在
中臺灣
謝謝評審肯定；更謝謝 地母
坦露這腹胸之地～ 豐圓飽滿的乳房
讓葡萄藤的嫩苗
蜿蜒向晨光.....



現代詩

【第二名】
【葫蘆墩戀曲】 ◎阿杜

我快要接近我的家鄉
小心翼翼安裝遊子低迴的記憶

馬關條約以號角和鐵蹄之姿
強勢者的壓迫如豺狼貳然暴衝
尋轉衝刺 定位在太陽穴間
只留下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嘆息
白色恐怖唱著恍惚的黑暗輓歌
才子只留在掌心離席的摺痕
在纍纍崎嶇石堆鋪成的土壤縫隙
與肉身深處埋下文學種籽
讓乍現的星光從黑暗中蔓延
酣飲著陣雨後天邊的紅霞夕照

新美術不斷拓荒摸索
開啟對比重疊 聲悟透明厚實
用全身的力量挫拍揉抑掃
一塊塊不滲不漏的石頭
明與暗的對比渲染了地方父老的緬懷
沉穩質樸不失赤子之心的熱忱
在水火土的交融中 組構成
具體中帶有抽象鳶尾花陶藝彩繪

撥開你那高貴品節的外衣
魂牽夢縈不斷分泌唾液
鼓動的音符滲透入心脾
飄香一甲子的道地燒肉粽
正反覆咀嚼著小販無奈的寫實生活
大提琴 小提琴 重複主旋律
和諧的八部聲調流淌成靈魂交響曲
交織成對愛最溫柔的恒常絮語
叮嚀著打開心內門窗就能看見明媚春光
鼓聲裡滲透出桓夫寂寞的心聲
娓娓述說著與這土地永恆的思念
所有的靈感都為之屈服
卻遲遲等不到知音的回眸
剩你留在原處目睹記憶節節敗退

所有留在這的愛戀、淚光和嘆息
蘊藏先民長年累月的智慧與巧思
不停道別卻不曾真正遠離
將葫蘆墩縮影成島嶼的文學搖籃
老屋頓成新詩 公園便是古詞
一盞盞用詩詞點亮的人間煙火



作者簡介：
臺南市國小教師，喜歡寫作與旅行，透過文字來抒發自己當下真實的心情與感受。

得獎感言：
十分謝謝辛苦的評審老師，可以得到評審的青睞與肯定，獲得一個莫大的殊榮，心中只有無限的感謝與感恩。

杜弘毅



【第三名】

【豐原阿媽】 ◎林益彰

五分仔車再起行，聽鐵枝路的葫蘆咧唱歌
豐原矣豐原，是秋天的色水，一種春風嬌的秋天
彼有淡薄仔芳、微微仔燒、略略仔清涼
所以就搖矣搖，滾矣滾，鼻出這座葫蘆地
袂輸若阿不倒，恬恬仔看大甲溪，踅矣踅
重新踅出往昔的，「材焦、米白、查某水」。

阮，親像影著時間咧倒退，倒退倒退倒退
倒退到阿媽眼神內的九號仔磅空
彼有木材味、甘蔗甜恰柑仔氣；雄雄
嘵嘵嘵嘵嘵，阿媽看記持中的阿媽，耳空敢若數念著
長度偌有力頭水質就偌冇篤，風風雨雨矣風風雨雨：

豐原阿媽，是阮阿媽，誠心適
葫蘆公學校畢業了後，無人知影伊的人
同學有人是作家有人咧做音樂有人是油畫師，毋過
伊講作檣就是這世人的名～恬恬的灶跤指揮聲，心適仔心適

豐原阿媽，是阮阿媽，有查埔人的腹腸
倚佇豐原，大甲溪烏塗頂的
若葫蘆琴的身軀、來鷺橋的肩胛、火瓷仔般的靈魂
恬恬刻印著柴焦好起火，米白才好賣
更加用皺痕咧奏唱，一樣米百款人
毋過千種心，不而過是一條水爾爾，
豐原水矣豐原水，只有知影往低土的心，流矣流
才揣有啥物是葫蘆墩圳的氣，慈濟掖種的味

豐原阿媽，恬恬恬恬恬恬
卻是阮時代的鳥唱盤，土地的收音機
阿媽無怨嘆無怨感，無閒時喙內只會念唱念唱著
「下車免問走正平，一條大路透新町
新町建築蔡木成，起了兩落二四間」。阿媽恬恬恬恬恬恬
咻喝著阿孫仔！城隍爺的牲醴攢好未
～豐原阿媽對葫蘆墩的田岸，從過來，捧著一碗排骨麵恰一盤王梨冰



作者簡介：

林益彰，現臺師大博士生。曾獲葫蘆墩文學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獎、教育部閩客文學獎、臺文戰線文學獎、師大優秀博士生獎、西子灣文學獎、澎湖菊島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海峽兩岸漂母杯文學獎、吾愛吾家徵文新詩、林百貨為林寫詩、草嶺古道芒花季新詩創作、楊達文學紀念館徵文，入選喜菡文學獎、入選師大紅樓文學獎、入選中興湖文學獎及若干徵文比賽得獎等。

得獎感言：謝謝葫蘆墩促進會，感謝編審的評列，更感謝工作人員的奔波，謝謝。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國際馬拉松

2018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1萬6仟人熱血開跑，千名志工熱情支援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國際馬拉松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THE SOUND OF BLOOMING 铃鐺花開的聲音

- START -



社團法人臺中市
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發行人：社團法人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總編：楊宏祥

編輯委員：陳清龍、林宣宏、周智明、謝慶富、鄧年益、游惠玲、連佳振、邱世文、郭銘勳、
陳豐榮、鄭國雄、劉世貴、范源炎、唐志勇、陳錦發、邱居亮、劉其安、羅英裕、
楊宏祥、吳秋津、吳艷順、陳明溪、王鈞毅、張麥、鍾良貴、羅隆錚。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大明路228號

聯絡電話：04-2528 6069 傳真：04-2528 3080 網址：www.fuludun.tw

投稿信箱：hongshan@ms2.hinet.net、fuludun@gmail.com

美編印製：戈雅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www.togoya.com.tw



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

